

子史精華

1加  
426  
20





4 3  
明  
始  
卷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成行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  
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  
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一一生者  
成名各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  
自刎  
受君命而不改管子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  
政也  
而直而不阿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  
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一



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一者矣晏子之辭

**正義直指** 荀子 一 一 一 舉人 剛折端志 荀子 受其可以訓矣 正義直指 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端志 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諂諛然 一 一 一 而無傾 正以是非對 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日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荀子** 君子立志如窮雖天 不忘細席之言 荀子 君子隘窮而不子三公問 難而 一 一 一 內肝 呂氏春秋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禩因自殺先出其腹實 一 懿公之 一 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

**復立衛**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 一 一 一 於楚邱 一 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日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 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質於人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 一 一 一 也 一 一 一 也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持璧睨柱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日璧有瑕請指視秦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其！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

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臣今頭與璧俱碎見終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不與秦璧見秦王擊瓦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日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不懌為一——相如顧名  
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甌秦之羣臣曰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張目叱之左右皆

靡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人齊  
日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

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日子不聽吾引  
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齊王不

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

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蟬蛻

垢觸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可也 濁穢 見泥而不滓 上見不侵為然諾 漢書張耳傳廷尉以貫高辭

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

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者也 田橫二客 史記田儋傳漢

一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

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

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

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五



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故為之流涕而拜其——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彭越頭下** 史記樂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

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

乃釋布罪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拜為都尉 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也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注徐廣曰孔車浹人也沛有浹縣

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 **蹈背出血氣絕復** 以不拜黯曰夫以——有——反不重耶

**息** 漢書蘇建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其——武——半日——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闕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日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



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齧雪與旃毛并咽見杖節牧羊節旄盡落出及還鬚髮盡白

見上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見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雷

匈奴十九歲見罷山郎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

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揮為中郎將一移長度大司農

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

注張晏曰山財用朱雲折檻慶忌死爭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

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不肯授璽漢書霍光傳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一光光欲自劾吳章弟

尊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一不可得也光甚誚之漢書

子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

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

司徒掾

收抱

薰以香

自燒膏

以明自銷

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漢書兩

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

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

行部 風節



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  
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  
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  
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  
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  
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  
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  
大業暉等曰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  
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  
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  
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  
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 **無多酌我我酒酒狂**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里門 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  
行許伯請之乃往從階上東鄉特坐許伯白酌曰蓋君後至  
寬饒曰——  
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  
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  
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  
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爲 **不肯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  
謝良久上迺解 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旣  
誅桀等後出人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  
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  
望之旣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人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一一一一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一一一一一一遂趨出欲去

**以一貫障江河**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官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

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千親戚武嘉區區一一一一一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始此古人所以

**節過蘇武**後漢書耿恭傳車師畔與匈奴共攻難受爵位者也

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一一一一于是封為騎都尉

**煮鎧弩食筋革**見疾風知勁草後漢書王霸傳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

光武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弩力一一一一

**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後漢書卓茂傳



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宣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爲國  
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  
之劉宜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宜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  
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  
前書勳事在元孫邕傳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張步欲留隆共  
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  
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 又吏人知步  
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關廷  
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  
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名父湛流涕以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  
殺之時人莫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  
不憐哀焉 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持節徵未詣行在所未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  
求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  
罷之帝曰卿言 貴戚且斂手避 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  
大而意不悅 趙王良尊威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  
懼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  
士宜 直心無諱 後漢書鄧暉傳太守歐陽歙請爲  
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  
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  
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  
暉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旒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暉敢再拜奉旒

子史考 卷八十七 品行部 風節 七



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  
 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暉乃免冠  
 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  
 帝用有歌暉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  
 莫重焉請收暉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讎而罷暉  
 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暉厚見其言忤歛乃相招去曰  
 子廷爭絲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十十誠三代  
 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蓋  
 去之乎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暉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  
 而暉又去不可敬乃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求  
 獨隱于弋陽山中 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  
 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詞之曰君困厄督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 **卿何似我**  
 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故功曹** 見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  
 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人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

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

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褭大司馬丹有親屬

乎范對曰褭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 **獲一書加笱二百** 後漢

曰 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

氏屢請 輒 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冤

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

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  
 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



去後數日伏誅于是爭禮後漢書鄭眾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貴戚斂手莫敢干法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廷爭寃獄後漢書寒朗傳末平中以謁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其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不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從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其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寒七賢後漢書袁閎傳黃朗之一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一門忠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閤號曰一按祕閔弟忠子



義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  
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  
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  
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先人豈知王氏臘後  
書陳寵傳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  
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  
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我  
畏四知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荊州  
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埋輪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  
密愧而出贊震  
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  
綱獨一其車一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冀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  
御京師二烈士後漢書臧洪傳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  
震竦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  
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  
敗好遠來遠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  
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  
難自以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  
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  
際會舛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  
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  
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

子也書  
品行部  
風節



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路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郎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仕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

**薦舉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奐與皇宣卓茂等同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規

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極書佐朱零吏仰曰范滂清裁猶以

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

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

**受劍銜鬚** 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

於口顧左

**說士猶甘於肉**

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

後漢書李充傳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舉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



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關東鮐鮐郭子橫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蒼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竟不虛也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

——公王相去一階見恐負名賢知顧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

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可稱為孝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矣眾豈可以社稷輸人晉書賈充傳充既論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欲——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有魏貞士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見此兒乃敢彈我

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陣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

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

真可以禮進退 晉書李憲傳景帝輔政命憲為大將軍從事中

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

監令共車人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

而欲截角乎 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 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勗勃然

傳惠帝復昨勗為左丞 臺閣生風 晉書傳元傳每有奏劾或值

正色立朝 臺閣生風 晉書傳元傳每有奏劾或值

寐坐而待旦于是貴 捧白簡待旦 見寒苦自立 晉書閣續傳光

游懾伏 終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顛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

始不衰 外投胡 所聞異於此 晉書何充傳充風韻

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

座中稱曰家兄在那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

江人 取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

眾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 我 節至乃射執以督

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稽

侍中血 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

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

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 勿去 寢

子史清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七



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李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

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

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

寢不安妻子

以此知其旨

不為王門伶人

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

日戴安道

對使者破琴

見二侍中有古人風烈

晉書劉曜載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

下書曰一

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

董龍是何雞狗

晉書苻生載記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

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

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

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按

墮王墮龍

不能為桓氏贅壻

宋書王敬弘傳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元姊也敬弘之郡元時為荆

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

其姊集聚耳我

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雷府司馬守

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

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問

日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雷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

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

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

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及

榮金城人也

非欲異物

性所得耳

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

品行部

風節







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

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

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

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日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

守江革才思通瞻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

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闍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侃曰我 竟不前之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

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 真司直 京城遷御史中承是

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

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日即已向熱非復

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日

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

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

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日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

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

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日是

也然密衛之及破 號周舍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主

張嶷乃求浚以害之 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

重 為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

子也清廷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三



弼質何足以此懼人

南史謝瀹傳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謹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遣兒肫又無言

南史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肫為長史

帝夜召肫却人與語久之肫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帝慮肫難之仍

以壽為戚

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

索火燒車

南史褚焯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

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焯

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

南史庾域傳魏龔巴見

將士皆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

魏書宗室顯和傳少有節操歷

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日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閒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

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

慰喻顯和曰

大司馬嚴而秉法

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

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

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



六軍 肅然 聲氣不撓 魏書劉潔傳潔性彊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

潔與永安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

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

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

丐潔 騎人弱馬 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西河弼留守詔以

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日筆頭是以時

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敗獵

不道盤遊其罪小也不脩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

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脩軍

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

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

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相

權重當時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

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

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

我是天子見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

亦不道王非是天子見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何

官家羽林 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

能苟求富貴 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 違心苟免非

日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郊擲性巧佞為浩信

臣之意 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土疏言馬鄭王賈雖注

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

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



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

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右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蹇譔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



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

**抗雷電之氣**見 **豈足令臣曲筆**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

怨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

**何可自同凡俗**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

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

**白何如人**

魏書汲固傳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

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

**薄潛還不復回顧**見

**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北齊書趙郡王琛子獻傳獻與馮翊

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獻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末巷遇兵被執送

**不能逐飛追走遠**



事佞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

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熨斗

隋書李暉傳暉字金才穆

鬚起家周左侍上士尉廼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廼

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於高祖日願

執威柄以熨安天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

下也高祖大悅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

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

本抗聲謂承御曰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

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位非徐廣情類

楊彪 隋書樂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

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

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

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日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

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日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

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黃犀甲腰帶而食

拜泉州刺史

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

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及剝樹皮

無離叛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丁信都復擾

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具州刺史

善會罵之日老賊

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

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舊唐書尉遲敬

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德傳隱太子巢

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

車敬德辭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日公之素心

鬱如山嶽

知公日送來但取寧須



豈眾禽之偶

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

拜以狎之且耳曰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

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

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

必不可黨邪

陷正以求苟免若絲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

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

保明元忠

萬代瞻仰在此舉

見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竟得免死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

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賣懷貞為

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鳥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

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

燕雀也 盧杞之詞不正

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

謂左右曰蕭復頗輕

頭可斷舌不可禁

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

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

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

白是為以筆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鐸用錢數

其所擠

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

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

日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恐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

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

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

汝不可輕澳曰然

膽落于溫御史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

自夏州入拜金吾違

子史清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  
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一吁可畏  
嚼齒皆碎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  
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剖心  
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大斃也安能久哉唐  
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  
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  
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  
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  
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不  
**不狂其名不彰**舊唐書李邕傳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  
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  
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  
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  
如此後代何以稱也若不**長揖頡利**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  
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  
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  
當使拜我瓌何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今日之行正  
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  
**當先驅二兒**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日  
任然疇昔陛下釋俘屢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  
許國息日烈士狗**儒生有膽**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  
節吾今見之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  
為公信宿思之助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  
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助熟視笑曰耶吾動眾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唐書

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權戚縮

氣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陛下負

臣臣不負陛下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

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

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同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

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以聲

忠效今疑臣以私是帝默然慚利為汗唐書蕭俛傳性簡潔疾孤特一槩上還陛

下此笏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

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

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

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

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

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

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

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歎遂良

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出州司馬折威風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管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

口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

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

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唐書李義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

下無蹊徑唐書李義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即劾

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風節



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

不吝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

嘉慙 悔不先碎監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

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

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璿遠傳詔令出璟曰今親

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宜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

之勅二張論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句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

政有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

私託幕府者傳師固 誠爾願罷所授 上 奪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

拒曰誠爾願罷所授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

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其象一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一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泚面

匍匐走賊眾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

胡不殺我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

遂遇害 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

其眾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

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

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

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

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  
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  
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  
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  
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  
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  
式對曰老夫耄矣  
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  
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僨坐朱泚誅希烈  
因發怒使闖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  
逆賊耳何詔  
腕可斷麻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韜貽範母喪  
云遂縊殺之  
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  
貽範才俟變縷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人泣血柩斃毀

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  
求草偓曰  
可默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  
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  
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  
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  
能劔舞可借刃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  
舍胡而  
絕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  
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  
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遜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  
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  
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  
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  
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  
髮動  
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徇首  
詈否杲卿  
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

子史精華 卷八十九 品行部 風節



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唐書張巡傳巡使

歸髮于其妻妻疑之若一云置指示信南霽雲如臨淮告

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一以一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一云殺妾大饗唐書張巡傳

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

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斗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

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于挂之

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

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者皆瘼傷氣乏巡出愛

妾日諸君經年之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

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羅雀

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按巨號王巨羅雀

掘鼠見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唐書蔡廷玉傳諷泚出金幣

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

費獻牛馬係道儲膾為單因勸泚入胡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

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

日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

不爾且死對曰一我一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

和演芬使客郤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

義走告懷光子摧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

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



良久得免救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

延齡為相吾哭於延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庫物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

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

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

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

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

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

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為王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閣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

承業奮拳殿寶踏罵曰閣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

之忠而反詔魯直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

諛自容邪厭其數後因對白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

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

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蓋思念之也焉能看人眉睫以

冀推挽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

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

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

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趨炎附勢

一乎道之不行命也執獨龐醇之天子御史宋史龐籍傳召為

政知之出知均州卒殿中侍御史章獻

太后遣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

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

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笑比河清宋史包拯

官多觀望宰相意豈有識面臺官宋史吳中復傳

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豈有識面臺官通判潭州御史

昔憚之人以包拯黃上耶殿上虎宋史劉

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

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耶

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

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日

子已書至

風節

三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

時無不敬憚 歸天上 買婢名昌奴 徐俯

月至是書銘旌曰 歸天上 買婢名昌奴 徐俯

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對案

傳靖康中張邦昌僭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

避邦昌皆改名俯 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

濁 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 至日檜為

氣 目為濁氣 見龍鬪 宋史趙鼎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

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 鑿池芝山後

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

圍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

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論其意及問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

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

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 止水 見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宋史

赴止水死 按萬頃萬里弟 謝枋

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寓逆旅中 人不識之以為被

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 賈卜建陽市 見安

米履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 按師夔呂師夔

能與國賊博 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

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

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

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懽然曰臣縱不能進賢

退不肖 哉帝止之曰卿醉矣 官僚有詭隨者必

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稱楊詹事以愧之 金史楊伯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

使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復權詹事伯雄知無

不言匡救弘多後 不進扇 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

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



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勅頭南向

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

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橫嶺神

金史楊達夫傳嘗主鄆縣簿事一

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八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贖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

人臣無公諱

金史王競傳遷尚書禮部員外

那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遂止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

浙省臣有隙喉思誠劾之思誠曰吾

不聽口諫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

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

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

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

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

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鮪字子魚論語所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白公之難

請直哉史魚者也

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

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  
 何不返莊善曰也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  
 及公門刎頸而死節士不以辱生劉向新序下莊子好勇養母  
 君子曰好義乎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  
 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  
 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  
 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  
 滅世斷家於松柏之志猶存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  
 孝不終也松柏之志猶存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  
 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小人不可與作緣劉義慶世  
 可以交未答曰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  
 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

馬不接無緣扈從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  
 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饑離送別必在有情

下官與殷洛水石豈盡反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  
 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

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  
 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

敢燒尾劉肅大唐新語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  
 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

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憚乎中宗  
 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

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復為布衣何為不可  
 愚不稱職所以

晁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  
 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

魚頭公王銍國老談苑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  
 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



不回然多從宗道所

有史官書之

王銍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獄非次請對

時太祖放鷲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

臣切未論上怒舉持王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

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

陛下自

隱漫錄青溪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器每對

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

器血奈何以是污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國欲得

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

一一耳

### 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 子史精華卷九十

#### 品行部四

#### 陰德

夜行管子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者也注心行穆行呂氏春秋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兇中之

與上夜行合穆行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

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

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

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

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

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

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







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渺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

**活千人有封子孫**漢書

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元后傳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

盜去迺起

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

收塚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

**天錫符策**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

因伏草中

比于字少卿經明行修兼補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正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君策以廣公**

之子孫因出懷中

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

**邢昌紹國**後漢

男又生王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識其當封及子孫陳掌不侯而

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目覃乎後昆

孫之盛不

**仁心覃乎後昆**見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亦宜乎



書崔駰傳以象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  
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伸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  
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  
知命如  
爲九卿後漢書虞詡傳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  
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  
公其庶幾乎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  
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

目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  
所長生男名爲一生女名爲一  
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  
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  
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卽嚮金一斤營其殯葬  
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  
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卽言之  
於縣縣曰歸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  
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處主人大  
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  
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恂悉以被  
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恂恂辭讓而去  
於市晉書庾峻傳父道廉退貞因養志不使奴開道晉書桑虞  
仕一有一恐傷人一陰德



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為之

人徒步而歸晉書郭翻傳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埋我惟有劉

長史晉書劉麟之傳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

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宋書顧覲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

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

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凡景惠遐紀宋書顧覲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

陰德以已錢充數送還宋書郭世道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

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

漢卜式宋書考義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始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承

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

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

穀皆有巨萬早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

端實願堀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

道蓋各以穀五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百斛助官賑郵勿令居士知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



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笱令人止之曰惜此笱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笱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爭繼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息後每爭輒云

**足去後乃出**見更有佳者相與見決獄無冤慶昌枝裔齊書崔祖思傳

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繫譽交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

相襲蟬紫傳輝續命田齊書劉善明傳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鄉里多獲全濟百姓

呼其家田為蛇還牀下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毒蛇

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

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愚人易動不足窮法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

許之所全載與俱歸為營醫藥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活者萬數陰德雖在閭室未嘗忘少嘗山

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福門子魏書

六日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傳肅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燔契魏書盧義僖傳義

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家菜造粥以飼饑人魏書

穀不熟乃其州閭悅其恩德壽應享百年魏書高允傳

傳肅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拙還金珠魏書趙柔傳柔嘗在

以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路得人所遺金珠一

若陽報不差吾矣

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

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四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



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一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

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於

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何所怨乎猶耳

隋書李士謙傳或謂士謙日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

何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

有閱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

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出囚歸耕舊唐書唐

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

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

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其後庶幾福不衰舊唐書

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

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焚券察使兼御史中丞其著仁惠有以

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囚曰本某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為官

所賣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獄主仁恕**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

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

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故

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

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

必無枉者舉無置金棺下唐書李勉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

異辭由是知名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

既葬密餘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潛為人耕



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  
賜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  
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陳公堤**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  
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

又築長堤人 **後隆山聰明臺** 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  
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

者因名所居北山曰 山有牛 **每臨案牘至忘寢食** 宋史  
陳太

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 大寒暑不變子 **輟女奩嫁之** 宋史陳  
規傳嘗

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聞者感泣 **蕭**

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 聞者感泣 **蕭**

**家渡** 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

**種瓜待過客** 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  
傳平時喜為

善言蓄善藥 **埋蛇** 劉向新序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  
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

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  
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

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 **吞蛭** 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蕪而  
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八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蕪而得蛭念謹  
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

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  
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 **陽報** 劉  
向

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向

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 **名津為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昔漢  
桓帝十三年西幸榆

有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  
日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

子史青崖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陰德**



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

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

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讎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進迪簡

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

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

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為

正欲拔冤非敢希賞

李昌齡樂善錄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

以訴州州委錄參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

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

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

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惟訝一日若水

詣知州屏人告曰向其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

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

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

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

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

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

財飯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

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

年為樞密

焚案帳

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

日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

也請其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疊疊在必致惟濬歸而白

之且日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

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

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日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

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

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



有之何獨虛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  
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  
宗先求婚嫁前令女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  
君結媼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  
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窟處惻然泣下鍾離君  
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窟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  
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  
問之復質於老更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  
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以十之也也更  
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  
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  
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負骨干  
里馬令南唐書廉隅傳許規高陽人嘗羈旅宜歛間聞旁舍呻  
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

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其并黃金  
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見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  
去聞者以規編竹渡蟻李元綱厚德錄二宋艸角之年同於贊  
為長者云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  
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廬邸僧  
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  
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  
羣蟻繚繞穴旁吾乃戲為橋以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  
之由是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  
舍不服藥惟禱神堯叟藥植三槐於庭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  
者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  
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  
子史清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陰德



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  
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  
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  
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  
其家子  
弟言之  
百鳥飛鳴就食  
會應龍開窻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  
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  
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對嫗焚屋券  
方嶽深  
雪偶談  
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  
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  
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縉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  
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  
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  
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  
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  
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

坡亦為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縉所得者也因再  
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  
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舟還  
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置宅  
傷其生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  
其仁心  
錢為一事  
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  
愛物如此  
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陶宗儀輟耕錄昔真州  
可勝計人多德之  
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  
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  
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  
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  
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縉每  
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  
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一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 蹇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子薦以為大夫 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一 懼焉不自居子華子昔先大夫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 而一 不雄成惟口余有所不見惟日余有所不知惟日余有所不聞 不雄成莊子古之真人不逆 縛紲荀子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不寡 一不暮士人不能則恭敬 以畏事人不 以眾威受賞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

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一宜一為人下猶土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 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倚相於門 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 處境垠湍瀨淮南子昔舜弟子坐必以年是 其一也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 掘敵揚子或問年而田者爭 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掘敵 持滿日濱暮年而漁者爭處 以曲隈深潭相予掘敵 持滿日注扼持也魯桓 惡其蓋人國語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 公之廟有敬器也夫人性陵土者也不可 蒸也求蒸人其抑下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一其所讓皆滋甚故聖人貴讓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 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以狂疾賞不如 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國語

子史書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退讓 七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  
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  
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惡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  
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也  
一趨而知賢而讓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問牛談有力請  
出乃釋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  
為宰曰辭梁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曰  
一可以訓矣險而在北境懼于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  
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  
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保其首領以歿懼于孫以梁之險而乏  
臣之祀也王日子之仁不忘子孫躬躬如畏史記魯周公世家  
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越世家勾踐以霸而  
王北面就臣位然且勾踐為以貴下人史記孔子世  
家孔子由大

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  
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平道引不食  
穀史記留侯世家高帝西都關中留侯從入從赤松子遊史記  
關留侯性多病即杜門不出留侯  
世家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  
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跪結鞶史記張廷尉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  
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鞶解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使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  
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鞶欲以重一謙而四益漢書藝文志  
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道家者流合  
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匿名跡遠權勢漢書張安世傳莫府  
此其所長也長史遷辭去之官安  
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王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  
訛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



之其如此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儉每登殿閣常桑霍為戒歎曰我豈不厚哉按臨安世

孫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

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

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

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賢哉

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二大夫見縣車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

孫陽狂讓爵辟兄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

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

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惠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

士義倩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

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

非賢雅意即為病一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

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

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

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宜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

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

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

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懷謙不去

官見謂掾吏為師友漢書何並傳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上疏

至於五六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惲葉侯弘西

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

品行部 退讓



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

伏不鬪後漢書伏湛傳

自陳太后不聽隲頻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後漢書陰興傳帝後

無競故東州號為云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

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一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貴人問其故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

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昞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

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

為宗親求位身之文德之昭後漢書陳蕃傳臣聞小吏抗禮吳志關

性謙恭篤慎官府呼召對問皆為步入寺門吳志凌統傳統過本縣

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拜鄉邑舊齒晉書宣帝紀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

吾即其人襜被而出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

清論者咸有愧謙而識體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

色談者稱之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晉書唐彬傳

卓服論者美其一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彬知賊寇已須飲者

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

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一其夷退無競如此

畢乃進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趣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

至於三四日若帝乃止服造役衣杖鋪荷斧晉書庾亮傳

太守召為功曹袁帝乃止服造役衣杖鋪荷斧元康末穎川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取已車而寢處見持芻送牛晉書朱冲傳有牛犯其禮而遣焉無恨色主愧之宋書謝弘微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乃不復為暴自稱鄙人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一為一撫志在素官宋書謝弘微傳六年待士卒甚有紀綱眾咸親附之內人皆化弘微之讓宋書謝弘微傳東尋加侍中弘微一內人皆化弘微之讓宋書謝弘微傳東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一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

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處於不競之地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見闕處於不競之地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自嫌蚤達逡巡乃答宋書王僧綽傳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為蛇賦以自况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語功推事臣門之恥齊書張岱傳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戒盈守滿屈日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



已自容 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 恐富

求歸 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 人謂王晉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齊書陸慧曉傳

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

宜妄自謙屈答曰 齊書 未嘗卿士

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 齊書 人生何容立輕

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齊書 重於懷抱

重於懷抱 齊書 歸老舊廬立身退素 齊書 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

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 齊書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齊書

夏侯詳傳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

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略不酬帝以問叔

業叔業告詳詳曰 齊書 起臺榭以表損邑 梁書 夏侯詳傳三

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

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

莫敢至詳於其地 齊書 速反蔥肆 梁書 呂僧珍傳僧珍在任

延僚屬 齊書 之志 齊書 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

兄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

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 齊書

耳反盧作塞 梁書 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

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賄之景宗擲得雉叡

徐擲得盧遠取一千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口

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齊書

不論勳 梁書 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 齊書 恥以讓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退讓

大



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竹間茨茅而居陳書馬樞

除南康內史辭不拜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

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

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

其崇麗乃於川林自營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

者率十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

分受一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塵尾蠅拂即

人生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塵尾蠅拂即

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塵尾蠅拂即

取燒除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捉此自隨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於前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山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布衣蔬食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

不堪兼文武之任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

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今日舉措不如

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

歸日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魏書宋隱傳謂其

順父兄出涕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任理

矣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靡矜於

柄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靡矜於

-6 245 31 875" data-label="Text">

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倚歐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

彥鑒劉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

遐字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

詩贈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

之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

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

子史精華 卷九 品行部 退讓



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

一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

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有塵外之意舊唐書舒王

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元名傳高宗

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

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

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

重宰相尊朝廷舊唐書柳公

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侯之軍吏以漢上

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

方鎮是也竟以戎容見守職猶懼其盈唐書

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

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

五日一參東宮每願以有餘賜不足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

進見太子答拜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

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

輔始營產土臣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

身讓畔不養親嘗誨子弟曰

失一段與部曲語未嘗不名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瑑子匡翰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五代史李憐傳右散騎常侍張

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

所作不工乃命憐為之憐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

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

不落第耶聞者多其知體退匿楹間宋史

度傳掌右史十餘歲立墀宰相非養病之地金史張浩傳正隆

上常慮上之見宰相非養病之地二年改封魯國公

子史精華 卷九 品行部 退讓



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也是以求去  
**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金史程輝傳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  
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壇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劉向新序佛肸以中牟日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

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  
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日以行臨人之道吾去矣遂**國為雌下**嚴遵道德指歸論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南之楚  
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  
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  
**功一美二**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  
損之為益故  
小人不知自益之  
**輒引以他端**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尚書還東蕭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  
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  
**思菰羹鱸膾**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米  
奉故是奇士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黃鑑  
一魚一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楊文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卽位  
悉徵藩侯入觀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  
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  
上喜日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敕江南勾當

公事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乘小  
榜子稱

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  
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  
先進甚

多不當超處其右邵伯溫見聞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  
以新入館職中  
門吏齋救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  
吏置救於案而去安石使人  
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徐度却掃編韓忠憲公  
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

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  
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  
話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  
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  
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  
得復行延祖之志  
某愧之深矣  
渚宮二疏王闢之  
談錄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  
真宗賜坐寵詔留侯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  
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  
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  
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  
岳珂程史

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  
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  
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  
皆師而祖之何歸  
扁  
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

自安一壑葉夢得  
避暑錄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退讓







懾怯 駒錄荀子孝悌原慤一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也 倣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注駒錄 慮謙慮險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一平則謂自檢束也 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

是以百舉 省求多功荀子一愛敬不 莫敢愉縱呂氏春而不陷也 劬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慎職而淮南子故 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容 誤書史記萬石

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日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按建萬石君長

子 以策數馬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為簡易 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矣然猶如此 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僕射竊識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漢書孔光傳或一光一省中一皆何本 焚草晉書羊祜傳其

也光嘿一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焚草嘉謀讜議皆

其故 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 絕不與人

世莫聞 交書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晉書蔡謨傳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慎之福之根日是何傷禍之門宋書傅亮傳語有之日

亮演慎論中語按此 漢世孔光宋書謝弘微傳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

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齊書王

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一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現傳現

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

必夙夜早起一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如樹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謹慎



網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中惟宜

飲酒齊書謝瀹傳兄瀹為吳興瀹於征虜果食未嘗舉箸

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

進醉取一柑見口不言禁中之事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

於張黎而廉不及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書高允傳允

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

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

止削藁魏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滅草家人

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

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

衣冠之士 畫履虎尾踐薄冰注頌其下 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

服其雅正 於客館 盈而戒冲遇而慮滯 魏書常景傳體舒則

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

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 魏書

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

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謗於羣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儔豈競

遊獨逝 曲躬累足 見此學可知不可言 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

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 角解元象至於私室輒

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

之其謹密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 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

也如此 小慎微 謹慎



金人三緘 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日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日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 卷五 焦氏易林 蹈凌 焦氏易林履冰此豈以口遇禍哉 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 卒無憂凶 摩兜鞬 段成式西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

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 三世傳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因話錄韓僕射臯自黃門以來 經祖父所執 義

手臥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 滅燭看家 時每就寢息必 而慮夢寢中見先靈也

書 朱弁曲洧舊聞神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 沐浴不 守廉儉非公令不敢過享至有 之語

脫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 就谿澗出而嘆 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

忍默恕退 陶宗儀輟耕錄睦人邵元同先生嘗作 止之道 裸程乎 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繫矩知

者矣 明智



善意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干是乃令之復役母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償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日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意之也桓公日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綵經之色也謬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以微射明見上識管子朋之為人好一而下問管子一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究理而

長慮管子智者一而身得免焉若覺臥若晦明管子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

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淵色自詰見金心中不可匿注

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金之為物彌精以之為用彌明故比心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注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葆光管子參于日月無私一而無私而兼

照之則美惡不隱一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

一謂周注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長目飛耳管子一日一三日月樹明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日動姦姦動則變更矣道華愚始老子前識者一知人自知

老子一者明見小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鮑桃晏子公孫接田



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  
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  
禮因請公使人少一之二一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  
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  
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猶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  
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  
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  
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  
操驂尾右挈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  
龍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  
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  
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  
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  
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鬼谷子 損兌法靈著鬼谷子  
危之燭遠尸子 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圖尺滑疑之耀  
決也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用心若鏡莊子 至人之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莊子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  
而不傷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 知落天地辯雕萬物莊子 古之王天下者  
也 不自說也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吳子 臣 不自慮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師馬與  
君何言 先物行先理動韓非子 之謂前 師馬與  
與心違 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師馬與  
蟻韓非子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述惑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六



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一于  
老一恐以我滿貫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  
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  
答曰吾一其一一也遂也遂伴亡爪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一  
一求之甚急左右因  
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注類謂知統類也若端拜而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荀子知則一一  
以察左右之不誠注類謂知統類也  
議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  
前一一審一二荀子故曰欲  
觀于歲則審  
今日欲知億注言其從容不勞也宗原應變荀子  
萬則一一默而當荀子言而當知也一一  
是然後聖人也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  
義分是非一一圖迴天下於掌上荀子不能決也俄而原仁  
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明參日月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  
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

涓涓紛紛孰知其形一一大滿荀子農精  
於田而不  
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精於道精於物  
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  
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一一者也一  
者一可治三官見請寢邱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  
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  
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一一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  
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呂氏春秋伍員亡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  
俗也東南嚮而唾應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  
因如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  
秋聖人  
吳長見以其與短見也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  
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  
所唱適宜走呂氏春秋







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  
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  
滅弗聽知果於大史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  
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曰

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常山得符

趙世家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郵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郵果賢語之微言五其應若

響應聲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  
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患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已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

能傳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

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

雜小人其問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

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

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賤賈貸以自汙

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客有說相國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

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解衣刺船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



王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飲醇酒戲婦女史記陳丞相  
裸而佐——船人知其無有乃止世家呂嬃常  
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  
——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而質呂嬃於陳  
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史記張耳陳餘傳  
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躡使受笞秦滅魏數歲已聞  
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  
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見反用門者以令里中劉氏安鼂氏  
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  
危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  
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  
宗廟不安錯父曰——矣而——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

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漢書楚  
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醴酒不設見幾而作元王傳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者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曰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  
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能屈伸後漢書北海靜王興傳睦  
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  
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  
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  
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  
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  
日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  
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











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情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命破鼠矢

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邪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

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吳志顧雍傳顧譚

籌徒一下吏以此服之一部曲黃口妻子盡識吳志朱桓傳輕財貴

面數十年不忘一羊祜豈鳩人者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一不過不作公

晉書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騰見幸於

魏明帝謂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

若不合意一得疎外可不與俱死晉書楊駿傳崩

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一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洮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

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一以

覆族其能久乎投傳而去晉書山濤傳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

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間耶一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一醉六

十日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帝求婚於籍籍一以酒廢職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為

之心乃終日酣飲一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

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憤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

嶠因偽醉以一鳳一陸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

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

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由是鳳謀不行而矯得還都乃

**吐汚衣面**

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

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

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于

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

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

**酒重水輕**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

遙呼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

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

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陽狂行乞**晉書慕容超載記超

姚氏所錄乃十一日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拘以

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悔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

癡骨妄語耳由

是得去來無禁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宋書劉穆

之傳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

不相  
**詭答十萬**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

參涉皆悉贈舉

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有——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詭對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宋書孔顓

上甚喜

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

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

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

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

他——也世祖

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齊書

傅琰傳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嚴掛

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

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

破雞得

私具櫓數百張梁書

粟罪言豆者——



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木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會珍獨悟其旨亦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眾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才智縱橫可謂明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識 梁書沈約傳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

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

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藹為政及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

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

疑益重焉 庫若有灰非吏罪也 藹傳時

檢之果有積灰時

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

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脚

南史顧覲之傳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

免歸每夜常於

家人竊異之而莫

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

曉其意及義康徙廣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

心算口占應時條理

南史施文慶傳

七百八

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

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

大被親幸 郭門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

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

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

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



有十一者前日此十一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  
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欸引靈之又於  
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  
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  
魏書陸侯傳拜散騎  
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訖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  
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  
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  
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  
聞之大驚即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  
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  
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  
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  
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一乃一何  
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敬多智有父風高宗見敬  
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其父

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見介焉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

振袂來庭始賓王國

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按士元李熙字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郎苗始舉  
用均已試

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  
益土五六載北

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健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  
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賔直

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鮑眊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  
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鮑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

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  
踵矣

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

楊使君有千里眼

魏書楊逸傳逸  
為政愛人尤憎



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威言北齊書王暕傳帝欲以暕為侍中苦非不

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辭不受或勸暕勿自疎暕曰我少年

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周書梁臺傳臺性疎

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通恕已待物至於蒞

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周書史寧傳突厥

中國神智人

以寧所圖必破皆

畏憚之咸曰此

五事同舉

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

口誦目數耳聽

盃中之血公祖授首之徵

舊唐書襄武王琛

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

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

自若徐論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

憂之深公祖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乃

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灼龜遽投地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

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

願大王思之太

宗深然其言千里對面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在秦府十數

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

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之外猶語耳霹靂

手舊唐書裴灌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

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

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

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

鄙夫之過由是大陽怒鼓人失節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

知名號為一品行部明智州秀實掌留後璘既奉詔徒



鎮涇州其士眾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  
 刀斧將王童之囚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  
 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日每更籌盡必  
 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  
 萬  
 里知軍情舊唐書柳渾傳渾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  
 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  
 日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  
 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  
 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  
 遞其表以示渾詰且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  
 戎之自此逸阜葬棺舊唐書權德輿傳父阜字士繇安祿山  
 驟加禮與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  
 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  
 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  
 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  
 已暗瞪暮而瞑暮乃勉哀手自含襲既而其人無知

者利若青萍

舊唐書李德裕傳贊

如公素揣

唐書江夏郡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  
 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  
 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  
 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而殺  
 馬步返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  
 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  
 與之食至而帝聞貪者伺望得無慧以嫌唐書蕭倣傳  
 之悅罷金州總管府司馬子廩字富侯  
 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待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  
 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  
 露齋必貯以囊笥唐書劉晏  
 平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傳諸道巡  
 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  
 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以鞭算見口記

物色千人無差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斧斫

佛牙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

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

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水晶燈籠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

文牒口占立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

成詞理皆到襄陽漢江上造船為浮

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

子平曰臣聞始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

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脩起居注粘割幹特刺就問將

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

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

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

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

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後衽天

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

人前帶神光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

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

彼必許勾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勾踐即得平吳

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

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黃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物動知化事與知歸

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漁者







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

未若蒙之巧也因一一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

兵遂徙屯 閻解神解 劉義慶世說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

於半州 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一一每公會作樂而

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佛汗

止 季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

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為簿書籍其 盧郎

所人十日乃閉寺門曰一一矣所入蓋巨萬悉以贍軍 盧郎

中可告 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

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于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

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

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

一一來一一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

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

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

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

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 談馬礪畢王田數七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

密親有知者 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馱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

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時人不能曉延休十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

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

立字此亦楊脩辯壘曰之比也 人臣之家安得十奩 邵伯溫聞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

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

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爾奩可耳夫人曰以侑玉食 水



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

獻翰謂諸將曰蟹一而一也且多足

慮救將至不可進拔一其班師乎已而果然吾豈不知子夜

術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

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

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六一六一

本欲杖汝脊一一一一一耶道士駭惶而退一一一一一

本嘗言外人難交謂謂王四嫂其與與青節雖與翁益交  
其人亦為諸將用字兼為隨公家車馬而趨備平衣器意  
全朴之慮發器器計金器外掛帳幕金貴兩資八千財中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一一一一一



